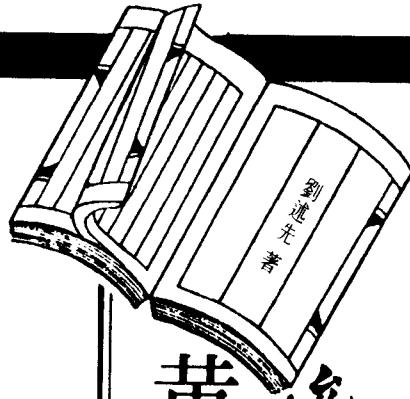


允晨叢刊 8

黃宗羲心學的定位

劉述先著



允晨叢刊 8

黃宗羲心學酌定經

掌握世界新知



創造美好生活

允晨叢刊8 黃宗羲心學的定位

A Study of Huang Tsung-hsi's Philosophy of Mind.

作者 劉述先

SHU-HSIEN LIU

發行人 吳東昇

出版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東昇大樓11樓

●服務電話：5415606—7

●郵撥帳號：0554566—1

製印 唐山彩色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531巷56號2樓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523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廿八日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定價：120元

ASIAN CULTURE COMPANY

11F, No. 21 NANKING E. RD., SEC. 3, TAIPEI, TAIWAN, R.O.C.

自序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轉形時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兩部著作對於後世有很大的影響，一部是《明夷待訪錄》，一部是《明儒學案》。他的政治哲學理念，如《原君》所表達的思想，以及他對明儒像陳白沙、王陽明思想的述評，人多能言之。但他的思想的判準，他的心學，所謂「盈天地皆心也」，究竟實義是什麼？歷來學者並沒有作過系統的考查，觀念上是十分模糊的。我提議用一種倒溯的方法，把握到他的思想的定位，然後對他的《明儒學案》有一深入的省察，以確定他在思想史上的貢獻與地位。

我治宋明儒學，受牟宗三先生的影響最深。他的三大卷的《心體與性體》，把這一門學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他的義理精熟，解析入微，才可以把許多不容易講清楚的概念，賦以確定的內

容。絕非憑藉一時的感興，訴之於聯想，大發議論，這樣的毛病雖熊十力先生也不能免。他的造詣尤非那些只能在外盤旋，作一些枝節的考據的人所能望其項背。讀者看完我這部書，就知道我對他的說法所取特多，是有它一定的理由的。

但是我既挖了進去，也就形成了一些與牟先生不同的意見。譬如我對王龍溪和黃宗義的了解和評價，就和他十分不同。我雖承認王龍溪的四無並非完全没有根據，可以由陽明的思想衍發出來。但陽明說他的四句教是徹上徹下之教，龍溪却以之為權法，表面上看，龍溪的說法似乎更圓，其實是滑落在一邊，不能謂之為無病，這就是他「蕩越」的地方。牟先生雖也承認龍溪之蕩越，但他仍然給與龍溪很高的評價，我對龍溪的評價可就低了很多。

反過來，牟先生對黎洲的評價不高。他覺得戴山的獨體還能保持住超越性，到黎洲就滑落了下來，對於乃師只有膚淺的了解。但我根據文獻，像「氣外無理」、「氣質之性之外無義理之性」、「太極為萬物之總名」一類的說法都出自戴山。這種內在一元的說法，超越義

必然減然，要有毛病，其根源已在戡山，不能單歸咎於黎洲。牟先生也覺得戡山有許多橫生枝節處，但他要在戡山、黎洲之間劃分界線，而貶低黎洲。而我覺得黎洲在許多方面緊守師說，可能正是因為他的黨性太強，才造成了他的局限。

最後，牟先生由哲學觀點，講到戡山即劃然而止。但我却要兼顧思想史的線索，希望找到解釋，為何黎洲在一種非預期的情況之下，結束了一個時代，成為宋明心性之學的殿軍，又下開了一個新的時代，而轉向到實學、考據文獻學。黎洲在他的時代是一個富爭議性的人物，我不敢說我能平息這些爭端，而只能提供我所看到的那個角度。此書引文較多，主要因為黎洲是思想史家，不是哲學家，他的思想必須以折光的方式來了解，讀者耐心讀完全書，始可以探驪得珠，對他的思想以及他在思想史上的貢獻與地位有一適當的了解。

我今年三月到八月有半年的時間由香港中文大學休假，到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做研究。本來我並沒有打算要做黃黎洲。湊巧箇中攜帶《黃宗義全集》第一冊，是有關他的哲學思想的部分。我點讀了《子劉子行狀》、《子劉子學言》、《孟子師說》之後，思如湧泉，不

可復抑。乃參考其他相關文獻，下筆撰述，幾乎可以說是「一氣呵成」，寫得相當順利。這可以說是我在朱子書完成之後寫出來的一部比較像樣的作品，也可以說是我的一項意外的收穫。

在新加坡的時期，研究所提供了許多利於做研究的條件，是我衷心感謝的。當時一同在研究所做研究的有戴建璋、馮耀明、翟志成、黃進興等人，日夕過從，講論有益，他們都看過我的稿子，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意見。黎洲很喜歡說「五星聚奎」一類的話，還把它寫在《明儒學案》戴山的傳記裏面。我們也笑說，我們是「五星聚新」，雖然成不了什麼大的氣候，但也爆出了一些小小的火花。對個人來說，這畢竟也是個難得的機緣，值得記一筆下來以誌不忘。新亞書院明裕基金曾經提供補助，也是我要感謝的。

此外，陳俊民教授也看過這部稿子。他告訴我吳光君現在正負責編纂《黃宗義全集》的實際工作。等材料出齊了，有關黎洲著述的許多事情當可以大白於世。讀者不妨先把這本書當作一塊敲門磚子。是為序。

劉述先，一九八六年八月廿八日

緒言

黃宗義（梨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不能說是一位哲學家，而是一位思想家。這不是說他沒有自己的哲學思想，只是它是用一種折光的方式表達出來。他著《明儒學案》，又著手編寫《宋元學案》，雖未完成，但他的意圖十分清楚，他想客觀地研究宋（元）明儒的思想，通過主觀的選擇與判斷，作出總結。而在事實上，他不只變成王學的殿軍，也變成了整個宋明儒學思想的統緒的殿軍。也可以說，他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却又在無意之中，促進了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一般對於宗義思想的了解與分析，認為他是最後一位捍衛王學的大師，而歸結於劉宗周（蕺山）的思想，這樣的看法並不算錯，但還不夠細緻精密。我現在提議作一種嘗試，由另一個角度來看，似乎可以把問題看得更清楚。年宗三先生認為，屬於宋

明儒學思想的統緒最重要的不外下列九人：周、張、二程、胡（五峯）、朱、陸、王（陽明）與劉（戡山）（註一）。除了湖湘之學（五峯）早就式微，缺少深遠的影響之外，其餘的選擇大概不會有太多的異議。我的意思是要用倒溯的方法才能清楚地把握到黎洲心學思想的定位。他受戡山思想的影響最深，大體以師說的判準去簡擇陽明的思想，批評朱子的哲學，而把周、張、二程當作宋明儒學的共同淵源。他對這些思想了解的深度與分配份量恰好與這一條線索成為正比。我們研究他的思想，應該還原到他本來的輕重的比例。所以我感覺到，雖然大家習慣於由陽明講到戡山，但既有了這條線索之後，不妨反其道而行，由戡山到陽明，則思想的界劃轉趨清明，不至失之於籠統。當然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我所徵引的材料有限，不敢說是作成定論。只不過是提出一條新的線索，目的在拋磚引玉，希望有心人能夠在將來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註一：參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大卷（正中書局），卷一，頁四一五。

目錄

自序	一
緒言	一
第一章、黃宗義對於戴山思想的繼承	一
第二章、黃宗義對於陽明思想的簡擇	三一
第三章、黃宗義對於朱子思想的批評	六一
第四章、黃宗義心學的定位	九一
第五章、黃宗義《明儒學案》義理的解析	一二五
第六章、黃宗義在思想史上的貢獻與地位	一五九

第一章

黃宗羲對於戴山思想的繼承

梨洲思想受劉戴山的影響最大。梨洲的父親尊素與戴山爲友，他是東林黨的健將，因忤閹黨下獄死，遺命令梨洲從學於戴山。梨洲既佩服戴山的人格，也佩服他的學問，作《明儒學案》即以戴山之思想爲綱領。其序曰：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

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閭之市，可哀也夫！義幼遭家難，先師戴山先生視義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嬰嬰，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昆陵鄧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弟子也，書成，義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義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豈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義敘其節要，義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義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所在」，《黎洲文集》記爲「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樛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矣。」

此序成於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黎洲八十三歲時，可謂其晚年定論。序中明白指出，真正繼承戴山思想的實只有他一人。學案之首，先敘《師說》，對於戴山可謂推崇備至。或謂《學案》內容似與《師說》不類，譬如白沙學案對於白沙的評語是：「有明之學，至白沙始

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師說》則曰：「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兩方面的判斷似乎不侔。但是不要忘记，《師說》亦謂：「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顯然並未否定白沙在明朝儒學之開創地位。戴山對於朱子陽明並有褒貶，此間當知其立論之取意，而不可失之拘執，否則自然難覓善解。如孔子之評管仲，一則曰：「管氏如知禮，孰不知禮！」再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這兩句話並不構成矛盾，要在讀者之善會意耳。

又或謂，梨洲所走的學術方向與戴山不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曰：

「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鮚埼亭集》卷一一）

黎洲之學博極古今，家學淵源著重史學，又精象數，自非戴山一家所可範圍。他在《明儒學案》凡例中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我們焉可把黎洲當作死守師說的經生看待，他所繼承的乃是戴山的精神。我們不要忘了全祖望在敘述黎洲講學宗旨的前面還有一段話：

「公嘗自謂受業戴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學之習，所得尙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問學者既多，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戴山之緒。」

以後各方面請他主講，不得已應之，這便是他講學的因緣。黎洲再傳陳悔廬（汝咸），少隨父（錫嘏）講學於證人社中，心領神悟，多所自得，黎洲曾加以稱贊，他說：

「黎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於戴山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註二）

梁任公以爲知言（註三）。由此可見，黎洲之學爲戴山之進一步的發展，其宗旨固無背於戴山。而戴山決非索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流，則黎洲之重經，又開創思想史之先河，實無不直

註二：全祖望，《大理悔廬陳公神道碑銘》，鮚埼亭集，卷一六。

註三：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灣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初版），頁四五。

接淵源於戴山（註四）。《孟子師說》題辭曰：

「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義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竊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七卷，以補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繆云。」（註五）

此書約撰成於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前後，大約稍後於《子劉子行狀》、《子劉子學言》（成書年代在康熙六年至七年間），而《明儒學案》則完成於一六七六年。梨洲年近六十，還在用心師說，不可謂其不忠於乃師，熟讀遺書儘量不背其精神而加以演繹，則又不能不謂之

註四：梨洲《子劉子行狀》卷下詳列戴山之著述，與古典之淵源，以及其思想之統緒，為研究戴山之一重要文獻。讀者耐心讀完全書，即知梨洲由近六十歲撰《行狀》起，到八十多歲撰《明儒學案序》止，思想有一貫相承的線索，絕無晚年思想有巨大變化之事，錢穆先生的說法是很難衛護的，參其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灣商務印書館），頁二六—三二，四四—四六，六四—六五。

註五：《黃宗義全集》第一冊，頁四八。此書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書共十二冊，現在剛出第一冊，由一九八五年開始，希望在四年內出齊。第一冊收哲學、經學及政治思想方面著作。第二冊收歷史、地理方面著作。第三冊至第八冊收宋元學案及明儒學案。第九冊收天文、曆算及象數方面著作。第十冊第十一冊收詩文。第十二冊附錄刊載全書總目錄、年譜、著名學者關於黃宗義及其著作重要論述及全書人名、書名索引。

爲善學。《明儒學案》卽黎洲本之於戴山之精神對於有明一代學術之檢討。他在凡例中說：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眞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眞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厘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黎洲所要作的工作是，要把每一家思想的精神面貌如實地加以表出，並依據他所繼承於戴山並加以進一步發揮的思想線索加以批評簡擇，以建立一家言說。戴山的書現在，學者可以研究，但我的宗旨並不在研究戴山，而在研究黎洲之所吸收繼承之於戴山者是什麼。故黎洲對戴山思想的解釋是否可以得到別的同門的首肯不是一個問題，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戴山思想那些部分被黎洲吸收繼承，而被他作爲批評簡擇宋明思想的判準。在《子劉子行狀》之中，黎洲對於戴山思想的綱領有相當詳細的綜述。他說：

「先生宗旨爲慎獨。始從主敬入門，中年專用慎獨工夫。慎則敬，敬則誠。晚年愈精微愈平實，本體只是些子，工夫只是些子。仍不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亦並無這些子可指，合於無聲無臭之本然。從嚴毅清苦之中，發爲光風霽月，消息動靜，步步實歷而見。故發先儒所未發者，其大端有四：

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問：「慎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無用否？」先生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只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著得一毫？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無工夫可用。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門人葉潤山廷秀，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家、國、天下，而根據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省察，卽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謂常惺惺者？存又存個何物？養又養個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而爲三乎。」潤山曰：「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潤山曰：「幾者動之微，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見其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個。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訛也。雖然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毫末，增毫末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毫末，減毫末則物